

白馬非馬不合邏輯

文◎陳永昌／攝影◎吳仁斌



壹、大綱

- 一、前言
- 二、什麼是「白馬非馬」
- 三、白馬仍舊是馬
- 四、結語

貳、研究動機

為班上寫了一年的國文筆記，國文好像很厲害的樣子？禁不住學弟妹的再三慫恿，又挾任職北青總編之便，寫了篇北青向來不會出現過的讀書報告，希望它不是錯誤示範。

一年下學期對徐麗霞老師點到為止之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一直存有濃厚的興趣：白馬明明是馬，怎麼說牠非馬？簡直狗屁！當下即有孟子之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慨。如今逮著機會了！

寫報告該找資料吧！收集相關論文、書籍期刊，一一研讀之後發覺：白馬非馬之「非」字，很有可能當作「異予」解。白馬異予馬，天經地義，可是我爲什麼還說它不合邏輯？那就只好請您耐心的把全文看完。

參、內文

一、前言

白馬論是公孫龍賴以成名的名論之一。據說，當他在平原君的門下作客時，孔子子孫孔穿曾對他說：如果公孫龍能去掉白馬非馬論，則他願爲弟子，但公孫龍却斥之說：如果我去掉白馬非馬論，那麼公孫龍還有什麼可教人的？由此可見「白馬非馬論」對公孫龍而言是何等的重要了。我現在把這段精采而淺顯的文言對話列於后：（公孫龍子跡府第一）

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耳；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馬。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繫弱之

弓，載志歸之矢，以射蛟兇於雲夢之園，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馬。

原來公孫龍是依據孔子的「異楚人於所謂人」，以證明自己所主張的「異白馬於所謂馬」進而支持「白馬非馬」的論調。「異楚人於所謂人」孔子當然不是說楚人不是人而是說楚人與人之間有一種差別，人的含蓋面較楚人廣。同樣的道理，「白馬非馬」是主張白馬不同於馬囉！白馬自然跟馬有很多差異。不過，我們來看看公孫龍的白馬論是不是這個意思：

二、什麼是「白馬非馬」

公孫龍子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是公孫龍子「白馬論」的開頭。他是用主客問答的方式寫的，很是生動。公孫龍以爲白馬一詞，兼有命色與命形兩義在內，馬爲命形之詞，若以白馬爲馬，則係以「白十白」，此種等號是不能成立的，故白馬非馬之形式應爲：白(白)十白(白)十白(白)十白(白)

這話顯然還沒能說服人，所以他又繼續發揮。他打一個比方，說道：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好傢伙，他的邏輯，簡單列成公式，就是：

白十白十白十白十……
白十白十白十……

這說法，在邏輯上似乎是說得通了。不過，反對的人也駁得很有見地，他說

「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你把有色的馬，就當作非馬。天下的馬都有顏色，並沒有無色之馬。天下本有馬而認爲無馬，可以嗎？）

公孫龍又辯道：

「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知

有馬而已耳，安知白馬？故白馬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故曰白馬非馬也。」（馬當然都有顏色，所以才有白馬。如果都沒有顏色，你就只知道有馬，不知道有白馬了。所以白是白，馬是馬。白馬，是馬加上白。所以白馬非馬。）

在這裡，他越說越玄了。他把抽象的「馬」（這是從千千萬萬的馬概括出來的一個總和概念）與具體的「白馬」（一定顏色的馬）對立起來，把他們說成是互不相干的兩種事物。他還怕說服不了人家，下面又說了一段很精采的話：

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

曰：「未可。」

曰：「以有白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

「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這一段，是反證。他假定你的話「白馬是馬」是對的，假定「白馬不是黃馬」也是對的，然後反駁你。他的邏輯是：

已確定

白馬＝馬

同樣道理 黃馬＝馬

那麼就是 白馬＝黃馬

我們要是細讀公孫龍的白馬論，就可以

發現，他的理論，在邏輯的形式上，似乎是說得過去的。可是白馬明明是馬，這種基本常識怎麼被扭曲了？真急死人了！

三、白馬仍舊是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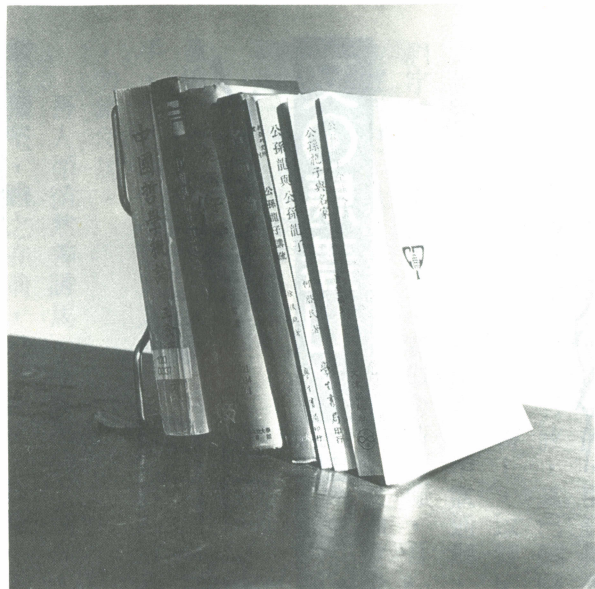
白馬是馬，應該沒錯，可是爲什麼在上面的辯論之中會那麼吃力呢？原來公孫龍常常含混使用「非」字，並利用中國文字一詞多義的特色，做爲論辯時退守攻取的利器，這種取巧的情形我們在白馬論中不難看得出來。例如：「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在這段話中，公孫龍由「有馬異有黃馬」推論到「異黃馬於馬」；並由「異黃馬於馬」推論到「黃馬非馬」。其實這種推論是有語病的。「異」作「不同」解。「非」一般作「不是」解。「異」與「非」顯然在程度上是有差異的。我們可以承認「黃馬有別於一般的馬」，但却不一定承認「黃馬不是馬」。以「異」和「非」互釋，顯然是在玩弄文字魔術，以愚弄對方。

陳大齊先生也說了：「公孫龍子以『異白馬於所謂馬』證明『白馬非馬』，不免令人揣測，容或公孫龍子之根本思想直欲無限制地擴展異非之原則，只要有異，便應非之，不必問其爲偏偏相異或爲全偏相異，更不

必問其小類大類之孰爲主詞。設果如此，則違背事理，不合是非二字之通常用法，亦有科學所要求之條理。」「白馬既不屬馬類，然則究屬何類？抑竟毫無所屬。再就內容言之，豈不否認白馬之具有馬性，至少亦否認其具有全部馬性。白馬而不具全部馬性，又焉能成其爲白馬？」講得大快人心。

當我們說白馬「是」馬的時候，這裡的「是」很顯然地當作「屬於」解，而公孫龍故意把它曲解成「等於」，所以文中，他處處佔優勢；如果各位同學回過頭去再看一遍，換「等於」爲「屬於」。則公孫龍先生的推論就不致如此順利。其實公孫龍是從「名」上言「白馬非馬」，而論難者則自「實」上言「白馬是馬」，雙方的立論根據已經不一致，復以彼此不肯確切了解對方對於「是」「非」二字所認取的意義，因此使得辯論內容變得非常複雜。徐復觀先生發表了他對這件事的看法：「戰國諸家很多是由事實來決定名；而公孫龍這一派，則倒轉過來成爲由名來決定事實；他們是以語言的分析來代替經驗事實，而成爲玩弄語言魔術的詭辯派。」「公孫龍以專決於名的方法來正名實，事實上，是把常識上的名實關係都破壞了，這便引起人對客觀世界認識上的混亂。」

四、結語



公孫龍依其對於其名與別名之分別以及其使用「非」字之意義，彼自可成立「白馬非馬」一主斷。是故「白馬非馬」我不敢說它錯，只是說它在推論過程中有不合邏輯的地方。

牟宗三先生更進一步地解釋：「『白馬非馬』雖可成立，却不能由此以否定『白馬是馬』。彼若能知『白馬非馬』之所由立，並進而復能辨明『白馬是馬』之邏輯的所以然，則可無爭辯。」實在是主張「白馬是馬」與主張「白馬非馬」的和事佬。從表面看來「白馬是馬」與「白馬非馬」是一組相互矛盾的命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二者絕對不能同真。可是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白馬「屬於（是）」馬却「不等於（非）」馬。中國字太有趣了！

肆、研究的結果及影響

這篇報告研究的主要結果是：使用中國文字必須小心一點；以前的文字獄及現今的契約、規章，或因一字之失而歎歎鬱邑者，不知凡幾？吾輩讀書人，不得不慎哉！

嚴格地講，這只是一篇簡介性質的文章

。筆者最主要之目的是想介紹一下「白馬非馬」，順便指出它有不合邏輯之處，並未曾把公孫龍子的論點一概否定，這點必須再次強調。否則讀者不察，寫了篇論「白馬非馬不合邏輯」不合邏輯，那麼吾人又得提筆論「『白馬非馬不合邏輯』不合邏輯」不合邏輯，多累人啊！

至於說這篇報告會有什麼影響？我想大概只有日後學弟妹們寫報告之時，會有個模式可尋吧！

伍、參考書目

（依書名筆劃次序排序）

- | | | |
|-----------------------|------|----------|
| 公孫龍子今註今譯（75年元月初版） | 陳癸森 | 台灣商務印書館 |
| 公孫龍子與名家（73年10月初版） | 蕭登福 | 天津出版社印行 |
| 公孫龍子講疏（73年4月6版） | 徐復觀 | 學生書局印行 |
| 公孫龍子名理（2）（51年9月） | 牟宗三 | 鵝湖第二卷第九期 |
| 公孫龍與公孫龍子（70年7月三版） | 何啟民 | 學生書局印行 |
| 中國哲學概論（70年10月初版） | 王全吉 | 黃埔出版社印行 |
|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69年元月再版） | 錢穆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
| 先秦諸子學（59年9月再版） | 嵇哲 | 樂天出版社印行 |
| 名理論叢（50年7月二版） | 陳大齊 | 正中書局印行 |
| 新譯四書讀本（74年2月10版） | 謝冰瑩等 | 三民書局印行 |
| 趣味的邏輯（71年8月9版） | 蔡力行 | 長弓出版社 |